

# 台灣客家話動趨結構中與體貌有關的成分\*

江敏華

中央研究院

本文對台灣四縣、海陸、東勢客家話中的動趨結構進行描述與分析，並且揭示台灣客家話在「動(V)-趨(D)格式」中可以出現幾個類似體貌標記的成分，包括(一)表動作持續或進行的持續體標記「緊(kin3)」（東勢）與「等(ten3)」（四縣、海陸）；(二)表動作實現或完成的動相補語標記「倒(to3)」；(三)語法性質介於動相補語標記與體標記之間的「忒(thet7)/□(phet7)」；以及(四)與嘗試或短時有關的緊密先前貌「啊(a5)」。藉由討論台灣客家話中插在動、趨之間類似體貌標記的成分，本文探討了客家話動詞與趨向詞的句法關係，中插成分的語法、語義性質，以及幾個相關結構的語法化演變途徑。

關鍵詞：台灣客家，動趨結構，體標記，動相補語，持續體，緊密先前貌

## 1. 前言

漢語語法學中，詞組或句子的結構方式一般依照成分與成分之間的關係分為主謂結構、並列結構、偏正結構、動賓結構、動補結構與連謂結構等。其中的動補結構，簡單的說，就是兩個成分之間的關係為補充關係，亦即「組合中的前一項表示動作行為或性質狀態，後一項主要說明動作狀態的結果（劉月華等2001:6）。「動趨結構」是動補結構的一個次類，動補結構中的第二個成分若為表示趨向的動詞，如漢語共通語的「上」、「下」、「進」、「出」、「回」、「過」、「起」

---

\*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東勢客家話共時與歷時語法研究(II)—東勢客語動貌範疇的語法化及類型研究」(NSC 96-2411-H-001-070)的研究成果之一，文中使用本人主持之中央研究院「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之分項計畫「語言典藏」第二期子計畫「閩客語典藏」尚未正式上線之語料，感謝上述計畫的經費支持。本文初稿曾發表於「漢語趨向詞之歷史與方言類型研討會」暨「第六屆海峽兩岸語法史研討會」(2009年8月26-27日，台北：中央研究院)，感謝與會學者的寶貴建議，投稿後更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多方意見及參考資料，使文中的錯誤和疏漏得以減至最低，特此深致謝忱。當然，本文如有任何思慮不周之處，責在作者。

等，即為動趨結構。動趨結構基本的語義是空間的位移，亦即人或物體通過某種動作，而在空間位置朝各種不同的方向移動的結果。以共通語為例，其中第一個成分為一般動詞，用以指出位移的方式 (manner) 或原因 (cause)，第二個成分為「上」、「下」、「進」、「出」、「回」、「過」、「起」等趨向詞 (directionals)，用以指出位移的路徑 (path)。<sup>1</sup> 此外，由「來」、「去」這兩個分別表示近指和遠指的「指示」(deictic) 詞與趨向詞所組成的「上來、上去、下來、下去」等也是趨向詞，稱為「複合趨向詞」。複合趨向詞中的指示詞是以說話者的所在為參照點的位移，而趨向詞則涉及客體 (theme) 在空間中朝各種不同的方向移動。在符號上，本文用 Dp (p=path) 表示「上」、「下」、「進」、「出」等客觀位移路徑的「路徑趨向詞」，用 Dd (d=deictic) 表示「來」、「去」等主觀參照的「指示趨向詞」，用 DpDd 表示由二者結合所構成的複合趨向成分，而 D (=directional) 則用來概括以上三種不同的趨向成分。

客家話中，在「V Dp Dd」格式中出現的路徑趨向詞 Dp 有「跔 (hoŋ5)」<sup>2</sup>、「落 (lok8)」、「入 (ŋip8)」、「出 (tʰiut7/tʰut7/tsʰut7)」<sup>3</sup>、「轉 (tʃion3/tʃon3/tson3)」、「上 (ʃioŋ5/ʃoŋ5/soŋ5)」、「下 (ha5)」、「起 (kʰi3/hi3)」、「過 (ko5)」及「走 (tseu3)」等。「V Dp Dd」格式中出現的指示趨向詞 D<sub>d</sub> 則為「loi2 來」與「kʰi5/hi5 去」。在「V Dp Dd」格式中，客家話的 Dp 與 Dd 可以都出現，也可以省略其一；也就是說，客家話的動趨結構有「V Dp Dd」、「V Dp」與「V Dd」三種格式。

在客家話的動趨結構中，除了與位移事件結構中相關的成分外，客家話還可以在 V 與 D 之間插入一個與體貌 (aspect) 有關的成分。<sup>4</sup> 如：

<sup>1</sup> 方式 (manner)、原因 (cause) 和路徑 (path) 都是 Talmy (2000:25-27) 所提出的位移事件的語義成分之一。Lamarre (2003) 詳細介紹 Talmy 對位移事件的分析架構，並以此探討漢語動趨結構的相關問題，讀者可以參看。

<sup>2</sup> 本文客家話語料以漢字表示，除與正文直接相關的語素於漢字後加「國際音標+數字調號 (1 為陰平，2 為陽平，3 為陰上，5 為陰去，6 為陽去，7 為陰入，8 為陽入)」外，一般語料不於正文注出音讀。漢字用字一部分參考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試用版) <http://hakka.dict.edu.tw/hakkadict/index.htm>，無適當漢字者，以「□ (國際音標)」表示，並於文末附錄標示其釋義。

<sup>3</sup> 本文客家話讀音以「/」號分開者表客家話各腔調的不同讀音，原則上依次為東勢大埔腔、海陸腔及四縣腔客語的讀音，只標二音者表其中兩種腔調讀音相同，不再另行說明。

<sup>4</sup> 體貌 (aspect) 是現代漢語相當重要的型態範疇，相關研究可參考張雙慶 (1996)、胡明揚 (1996) 等。由於現代漢語及方言的體貌標記大多是由實詞虛化而來的，實與虛之間往往是不能完全切割的連續體，本文所謂「與體貌有關的成分」除了包含已虛化完成的「體標記」，也包含由實詞虛化、但尚未完全虛化為純粹語法虛詞的表示動作或事件狀態的成分。

- (1) 面瀝青走緊出來。(《東勢(六)》)<sup>5</sup>  
 臉色發青的跑出來。
- (2) 佢馬上向厥姆該片釘直撞寧過去。(《海陸》)  
 他馬上往他媽媽那邊直直地撞了過去。

東勢客家話的「緊」和海陸客家話的「寧」(nen3)<sup>6</sup> 都是表示動作持續的持續體標記。這種在 V 與 D 之間插入一個與體標記的現象雖然在其他漢語方言中也可以見到 (Lamarre 2002, 2006), 但具體的語法行為依方言而有不同, 其性質和功能也還不十分明確, 仍有深入探討的必要。本文打算考察台灣客家話語料中出現的類似成分, 藉由討論客家話中插在動詞與趨向詞之間與體貌有關的成分, 探討客家話動詞與趨向詞的句法關係, 中插成分在「動(V)-趨(D)格式」中的語法、語義性質, 以及幾個相關結構的語法化演變途徑。

本文討論的客家話包含台灣北部四縣腔、海陸腔、東勢大埔腔以及南部四縣腔, 語料來源除個人調查訪問所得<sup>7</sup> 外, 也運用口語或書面文本的材料。文本材料的來源包括:

一、《台中縣民間文學集》中的《東勢鎮客語故事集》一至七冊(以下簡稱《東勢》), 這是由胡萬川主編、東勢文化工作者所採集記錄、保留珍貴口語的長篇語料, 七冊共 189 則故事。《東勢》所表現的是台中縣東勢鎮大埔腔的客家話。

二、也是由胡萬川主編, 當地文化工作者所採錄的《桃園縣民間文學集》中的客語故事, 包括《龍潭鄉客語故事》、《新屋鄉客語故事》及《楊梅鎮客語故事》(以下分別簡稱《龍潭》、《新屋》及《楊梅》) 共 91 則故事。《龍潭》、《新屋》及《楊梅》反映的客家話以海陸腔為主。

<sup>5</sup> 例句語料一律以漢字呈現, 由於各種語料的用字頗不一致, 為免讀者混淆, 本文略依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試用版) 加以統一, 漢字下用底線表示者, 於附錄中以「國際音標+數字調號」標註其音讀及釋義。例句中未標示出處者為個人田調所得, 所有例句中之共通語釋義為筆者在發音人的協助下所修改或翻譯。

<sup>6</sup> 海陸、四縣客家話的持續體標記一般讀為 ten3, 台灣客家語文獻中經常寫作「等」, 有些說話者會弱化為 nen3。《海陸》語料中, 此持續體標記一律弱化為 nen3, 並寫成「寧」字。為方便參照, 本文下引語料將持續體標記 ten3 或 nen3 一律改寫為「等」。然不論「等」或「寧」, 皆非其本字。

<sup>7</sup> 本文所用之田野語料, 皆為五年多來陸續向四縣腔、海陸腔及大埔腔(東勢)客語母語使用者採訪得來, 有些腔調的發音人並不固定。其中四縣腔發音人居住地以苗栗市及中壢市為主, 海陸腔發音人居住地為楊梅及龍潭, 大埔腔(東勢)發音人居住地為東勢, 南部四縣腔發音人居住地為高樹及美濃。有幾位發音人已移居或經常往來大台北地區, 並兼能使用台灣國語或台灣閩南語, 但皆能以純熟的客家語溝通。

三、《客家口語經典劇·李文古》<sup>8</sup>（以下簡稱《李文古》），其前身為民國五十年代風行高屏地區一時的廣播劇「李文古客家笑科劇」，民國五十三年由作曲家呂金守及出身萬巒鄉的李文光兩位先生灌製、惠美唱片出版，後由聲鼎文化事業公司重新發行。《李文古》反映台灣南部四縣腔客家話，該語料目前只有聲音資料，本文所用文字為筆者請母語者轉錄。

四、《海陸客語短篇故事選集》（以下簡稱《海陸》），為作者詹益雲先生為推展海陸客語羅馬拼音，收集報章雜誌中膾炙人口、感人生動有趣、充滿智慧的故事作為藍本，再以海陸客語編譯而成的故事選集。《海陸》共三集，第一集為純羅馬拼音，無漢字，第二集為第一集的漢字本再加上兩篇故事，第三集為漢、羅對照。三集（一、二兩集的故事多為重複）共二十八篇故事。《海陸》的語言基礎為新竹縣的海陸客家話。

五、《錢有角》，為李得福先生所創作的當代客語短篇小說，原多刊載於《六堆風雲》及《客家雜誌》，後集結成書。全書十篇皆以客語發音為思考，運用客家生活中常聽到的對話呈現，同時也加入大量瀕臨失傳的話語、俗諺，因此雖為書面語料，但口語性很強。《錢有角》的語言基礎也是台灣南部四縣腔客家話。這些語料的語言基礎不盡相同，為擴大語料的取材，在語言現象沒有明顯差異時會綜合使用，但必要的時候也會說明語料所反映的方言差異。

本文除前言外，第二節先介紹「動(V)-趨(D)格式」中與位移事件有關的語法成分在客家話中的表現，第三節討論「動(V)-趨(D)格式」中出現的與體貌有關的成分，包括與持續貌有關的「緊(kin3)」/「等(ten3)」，與動作實現或完成有關的「倒(to3)」，動作完成、事物脫離或消失的「忒(thet7/phet7)」，以及與嘗試、短時、瞬時有關的「啊(a5)」。第四節則為結論。

## 2. 「動(V)-趨(D)格式」中與位移事件有關的語法成分

如前言所述，台灣客家話在「V Dp Dd」格式中出現的路徑趨向詞 Dp 有「跣」、「落」、「入」、「出」、「轉」、「上」、「下」、「起」、「過」、「走」等，指示趨向詞 Dd 則有「來」和「去」。「跣」本意為「起而上」之意，專指起床。在東勢客家話中，「跣」是相當於「起」的主要路徑趨向詞(Dp)，後面可直接接指示趨向詞(Dd)。但在四縣、海陸客家話中，「跣」主要仍作「起床」義的主要動詞，

<sup>8</sup> 根據記載，李文古是明末清初廣東梅縣的文士，明亡後抱著沉重的家國之痛，不事滿清，怠於科考，是一個不攀附權貴的客家硬頸子弟。然因秉性聰明，滑稽幽默，遂有嬉笑人生、玩世不恭之名。在台灣客家民間故事中，李文古便常以多才滑稽並帶有一些戲謔習性的機智人物型態出現。

與「起」或「起來」連用，後面通常不直接加 Dd。「跣起來」前面還可以再加上表示方式的動詞，如「跋跣起來」、「企跣起來」等，此時「跣」與「起」同義，「跣起」似乎可以分析為與「跣」等同的路徑趨向詞。

「落」在客家話中有「進」與「下」兩意。「落」作主要動詞所構成的「落來」、「落去」主要作為「進來」與「進去」之意，但「落」作為 Dp 所構成的「V 落 Dd」或「V 落」通常必須依賴上下文才能判斷其為「進」或「下」。如「跪落去」、「跔落去」主要為「跪下去」與「蹲下去」之意，而「跌落糞坑」、「放糖落去」兼具「進」、「下」兩義，「行落店肚」則只有「進」義。

「入」、「出」、「轉」、「上」、「下」、「起」、「過」大略相當於現代漢語共通語的「進」、「出」、「回」、「上」、「下」、「起」、「過」。就位移的方向來說，客體由外部往二維或三維空間內部移動有「落」與「入」兩種表達方式，客體由下往上移動有「跣」與「起」兩種表達方式，客體由上往下移動則有「落」與「下」兩種表達方式。其中或許涉及客語次方言或個人選擇差異，詳細情形還有待進一步的探討。

客家話「走」作動詞的本義為「跑」，但有時也只有快速離開或離開之意，不一定有跑的動作，如「走忒」經常用於快速離開之意，而沒有跑的動作；「毋得走」或「走毋開」是「離不開身」的意思。「走」的離開義除了作為主要動詞，也作為兩個動作成分中的第二個成分，構成「V 走」的格式。「走」雖然沒有指示具體的位移路徑，但「V 走」的語義也與位移事件有關，表示由說話的場景中離開或消失，因此本文將「V 走」也視為動趨式的一種，屬於「V Dp」格式。<sup>9</sup>

「V Dp Dd」格式中，由於 Dp 和 Dd 各可以省略，因此，客家話「動(V)-趨(D)格式」共有「V Dp Dd」、「V Dp」與「V Dd」三種格式。此外，可以充當 Dp 成分的位移趨向詞除了作為「V Dp Dd」格式中的趨向成分外，也可以作主要動詞使用，後接 Dd，指示位移的路徑和參照點，但不言明位移的方式或原因。Dp 的各種具體用例如下表所列，表中加「\*」不但文字語料未發現，田野調查也表明其為不合法：

<sup>9</sup> 在某些漢語方言中，「走」在動趨式中與「來」、「去」的表現平行，則「走」屬於指示趨向詞 Dd。

	V Dp Dd	V Dp	V Dd	Dp 作主要動詞 + Dd
跣/跣起	搬跣來/跋跣起來	企跣	吹來	跣來/*跣去
落	拿落來/跪落去	跳落	鑽來	落來/落去
入	踏入來/行入來	駛入	歎來	入來/入去
出	跳出來/走出去	飆出	飆來	出來/出去
轉	拿轉來/攞轉去	拿轉	寄來	轉來/轉去
上	爬上來/裝上去	燒上	行去	上來/上去
下	瀉下來/傳下去	洩下	追去	下來/下去
起	攞起來	□(ien5) 起		起來/*起去
過	拂過來/撞過去	躍過		過來/過去
走	騎走去	流走		*走來 <sup>10</sup> /走去

由於「動(V)-趨(D)格式」所表示的是空間位移事件，與空間位移事件相關的成分包括：(一)通常由動詞 V 所表現的位移方式或位移原因，(二)通常由趨向詞 Dp 所表現的位移路徑，(三)致移事件 (agentive motion) 和非致移事件 (nonagentive motion)<sup>11</sup> 中位移的客體，以及 (四) 位移的起始點和 (五) 位移的終結點等。其中位移的客體和位移的終結點在「V Dp Dd」格式中的位置，在漢語方言中往往有不同的表現。以客家話來說，位移的客體除了用處置式介詞組置於動詞前外，主要出現在 V 與 Dp Dd 之間，如：

- (3) 早早就牽牛出來放佢食草。(《李文古》)  
一大早就把牛牽出來吃草。
- (4) 樹頂跌幾下粒蓮霧落來。  
樹上掉下幾個蓮霧來。

或 V Dp 與 Dd 之間，如：

- (5) 我毋識聽倒有麼儕敢歎雞頸，講佢能夠從泥合竇嘔出一粒穀來。(《海陸》)  
我不曾聽說有什麼人敢吹牛說他能夠從土中長出一粒穀來。
- (6) 結果係做毋得，最後惹出幾大事情來。(《新屋》)  
結果是行不通的，最後惹出幾件大事情出來。

<sup>10</sup> 台灣客家話「走來」中的「走」為「跑」義，與 Dp 中的「離開」義不同。

<sup>11</sup> 關於致移事件和非致移事件的詳細說明，請參見 Lamarre (2003:3)。

例 (3) 的位移事件屬致移事件，例 (4) 屬於「非致移事件」，而位移的賓語都位於 V 與 Dp Dd 之間。至於賓語置於 V Dp 與 Dd 之間的也能見到，但除例 (5) 這樣仍保有若干空間位移義的之外，許多都已是動趨結構的抽象用法，亦即趨向詞由原本具體的空間位移義，延伸至抽象的、主觀認知的位移。

至於位移的終結點，則主要出現在 VD 之後，如：

- (7) 該上段這位方行出來大林埔該位方買。(《東勢(六)》)  
    (從)山上走出來，到大林埔的地方買。
- (8) 緊講就緊跋上來岸頂。(《錢有角》)  
    一邊說一邊爬到岸上來。

或 V Dp 與 Dd 之間，如：

- (9) 佢行出屋外背來。  
    他走出屋外。
- (10) 這滿摺佢拂落該山下去，係毋係該錢銀兩儕來分。(《新屋》)  
    (我們)現在把他甩到山下去，是不是(所得的)銀錢我們兩人來平分。

例 (7)-(9) 都是自移事件，位移的終結點可以位於 VD 之後，也可以位於 V Dp 與 Dd 之間，例 (10) 是致移事件，位移的終結點置於 V Dp 與 Dd 之間。此外，致移事件若同時有位移的客體與位移的終點，則位移客體位於動詞後，位移終點則在趨向詞後面，不過這種情形比較少見：

- (11) 新娘扛茶出廳下，仰般無喊俚食茶呢？(《李文古》2.1)  
    新娘把茶端出客廳，怎麼沒有叫我喝茶呢？

### 3. 「動(V)-趨(D)格式」中與體貌相關的成分

如前言所述，客家話的動趨結構中，除了與位移事件相關的成分外，還可以在 V 與 D 之間插入一個與體貌有關的成分。本文所蒐集的語料中，客家話出現在「動(V)-趨(D)格式」中與體貌有關的成分有(一)持續體標記「緊(kin3)」或「等(ten3)」，(二)完成體標記「倒(to3)」，(三)語意大略相當於現代漢語共通語

「掉」的「𠵼(phet7)」與「忒(thet7)」，以及有嘗試、短時、瞬時意義的「啊」或「下」。以下分別討論。

### 3.1 持續體標記

#### 3.1.1 東勢客家話的「緊(kin3)」

東勢大埔腔客家話的持續體標記為「緊(kin3)」，和台灣海陸、四縣客家話用「等(ten3)」不同。「緊(kin3)」可以置於V與D之間，上文例(1)即為其例，本節重覆如(12)，另補充兩例：

- (12) 面瀝青走**緊**出來。(《東勢(六)》)  
臉色發青的跑出來。
- (13) 佢斯行**緊**走咧。(《東勢(六)》)  
他就趕快離開了。
- (14) 煮飯个就…水桶**揸緊**去，杓嫲**拿緊**兩兜板。(《東勢(四)》)  
煮飯的(人)就把水桶挑去，水桶裡面用水瓢蓋著兩塊米做的點心。

例(12)是「V-緊-Dp-Dd」的例子，例(13)與(14)分別是「V-緊-Dp」與「V-緊-Dd」的例子，可見東勢客家話「動(V)-趨(D)格式」的三種形式都可以在V與D之間插入持續體標記「緊(kin3)」。

東勢客家話「緊(kin3)」的用法很廣，放在動詞後時，可以表示進行(動態持續)或持續(靜態持續)：

- (15) 佢**著緊**衫，啫好門打開來。  
他正在穿衣服，門就開了。
- (16) 你先**坐緊**，我倒茶給你喝。  
你先坐著，我倒茶給你喝。

此外，「緊(kin3)」也跟四縣、海陸客家話一樣，可以放在動詞前作狀語使用，表示連續，約相當於現代漢語共通語的「一直」，如：

- (17) 吾等**緊**行，行到這下**還**行到位。  
我們一直走，走到現在還沒走到目的地。

以及由連續義發展而來的習慣、經常以及進行義：<sup>12</sup>

- (18) 莫再 跲人該時代毋到哪，逐個人都緊去看電影。  
別再跟不上時代了，(現代)每個人都經常去看電影。

由於「緊」既可以放在動詞前作狀語使用，又可以放在動詞後作體標記，上述「V 緊 D」的結構便似有兩種不同的分析法。例(12)-(14)中的「緊 kin3」，如果分析為動詞「出來」、「走」和「去」之前的狀語，那麼即意味著東勢客家話的動趨結構，在動詞和趨向詞之間可以插入副詞。這雖然在漢語方言間較為少見，但似乎也不無可能。東勢客家話經常在 V 與 Dp-Dd 「轉來」、「轉去」之間插入副詞「倒」，有表示「往相反方向」的意味：

- (19) 該布袋就拿來搵倒轉來攞緊。(《東勢(四)》)  
就把那個布袋拿來翻過面套住。

不過，這與東勢客家話動結式可中插少數副詞的情況(江敏華 2007)類似，可能只是一種熟語性質的習慣性用法而已。

此外，更重要的是，透過與其他客家話或漢語方言的比較，可以確認東勢客家話的「緊(kin3)」屬於動詞後的成分。與台灣海陸、四縣等客家話比較，台灣海陸、四縣等客家話相當於東勢客家話「V-緊(kin3)-D」的成分，在海陸、四縣客家話中為「V-等(ten3)-D」：

- (20) 兩條本地狗，尾仔拂啊拂，行等過來。(《海陸》)  
兩條本地狗，尾巴搖啊搖的走了過來。

而「等(ten3)」只能放在動詞後表示進行或持續，而沒有動詞前作狀語的用法。海陸、四縣客家話也有「緊(kin3)」，但它只能出現在動詞前作狀語，而不能出現在動詞後表示進行體或持續體。這樣的現象反映在「動(V)-趨(D)格式」中，便只有「V-等(ten3)-D」的結構，而沒有「V-緊(kin3)-D」。另一方面，據張洪年(2007)，香港粵語也以「緊」作為進行體標記，並且也有「V-緊-D」格式，而粵語的「緊」並沒有見到動詞前的用法，因此可以間接支持本文將「緊(kin3)」分

<sup>12</sup> 客家話動詞前的「緊(kin3)」用法很廣，其發展與演變非本文討論重點，在此只能點到為止。

析為體標記的做法。綜上所述，東勢客家話中「V-緊(kin3)-D」格式中出現的「緊(kin3)」，應當如海陸、四縣客家話中的「等(ten3)」一樣，分析為動詞後的體標記。

### 3.1.2 四縣、海陸客家話的「等(ten3)」

「等(ten3)」是台灣四縣、海陸客語的持續體標記，也是客家話最典型、分布最廣的持續體標記。「等(ten3)」也可以置於「動(V)-趨(D)格式」中，形成「V-等(ten3)-D」的結構。上文例(2)與(20)都是這種結構。以下再舉幾例：

- (21) 狂風呵呵滾，水點嘩力八辣，**落等**下來。(《海陸》)  
狂風呼嘯，水珠劈哩啪啦的落了下來。
- (22) 佢拿**等**一隻大大个信袋落來。(《海陸》)  
他拿著一個大大的信封下來。
- (23) 米酒頭一大口一大口，像灌土狗仔樣緊灌**等**下。(《海陸》)  
將米酒頭一大口一大口，像灌螞蟻一樣一直灌下去。
- (24) 先生也毋係盡好生活个人，看倒該蘆枝結，也做得做菜，透路**摘等轉**。(《楊梅》)  
(那位)老師也不是生活很富裕的人，看到那蕨葉嫩芽可以做菜，就沿路摘了回去。
- (25) 你**仰**便所項緊**撞等去**啫？(《李文古》2.2)  
你為什麼往廁所裡衝進去呢？
- (26) 車仔停好，車門一打開，該法國麵包會搵人**企**香味，登時就**鑽等**來(《海陸》)  
車子停好，車門一打開，那法國麵包撩人的香味，馬上就傳了過來。

以位移事件來說，前文的例(2)、(20)與這裡的例(25)是自移事件，例(22)-(24)是致移事件，例(21)與(26)則是非致移事件。以「動(V)-趨(D)格式」的三種不同形式來說，前文的例(2)、(20)與這裡的例(21)-(22)為「V-等-Dp-Dd」格式，例(23)-(24)為「V-等-Dp」格式，例(25)-(26)則為「V-等-Dd」格式。海陸、四縣客家話「V-等-D」的使用十分普遍，以《海陸》為例，不計重複者至少在30例以上。「動(V)-趨(D)格式」的三種形式也都可以在V與D之間插入持續體標記「等(ten3)」。

不過，下例中「憑等來」的「來」並沒有空間趨向義，客家話「憑」也不能直接加 Dd 構成「\*憑來」（表示「靠（過）來」之意）的動趨式：

- (27) 你做對中，佢做唇頭，佢會憑等來。（《李文古》2.2）  
你（睡）中間，他（睡）旁邊，我會靠著。

林立芳 (1996) 指出梅縣方言表現動作行為正在進行或動作造成的狀態的持續有「V+等來」這樣的形式，例 (27) 的「等來」也是屬於這樣的結構，「等來」本身是一個體標記。不過，林立芳 (1996) 也提到，「等來」一般不能插在動詞與賓語之間；遇到動賓結構時，「等來」只能拆開，變成「V 等 X 來」的格式，如「講等話來」、「看等書來」、「行等路來」等。我們認為，「V+等來」格式原來也是由「V+等+Dd」演變而來的，由於「來」的虛化，由原有的表示主觀參照指示詞的作用，轉變為將動作或狀態帶往「前景 (foreground)」的「前景化 (foregrounding)」功能，<sup>13</sup>「V-等-來」結構中的動詞便不再侷限於表示位移的方式或原因，而可以是一般的動作動詞「看」、「講」等。也由於「來」字的虛化，與「V 等來」結構中動詞的「泛化」，「來」最後成為只是附屬於「等」後面表達體貌的成分，只有在遇到動賓結構時，雖然「來」的語義仍是虛化的，但會保有原來未虛化前的語序。

### 3.1.3 「V-緊(kin3)-D」及「V-等(ten3)-D」的性質

#### 3.1.3.1 連動式還是動趨式？

上面我們雖然肯定東勢客家話的「緊 (kin3)」和海陸、四縣客家話的「等 (ten3)」都各是該客家話的持續體標記，並且可以插在「動(V)-趨(D)格式」中，不過，對於「V-緊(kin3)-D」或「V-等(ten3)-D」結構中「緊 (kin3)」和「等 (ten3)」的性質，仍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地方。首先必須提出一個問題：動趨結構中為什麼要插入持續體標記？如果說客家話「緊 (kin3)」或「等 (ten3)」相當於現代漢語共通語中的「著」，「行緊出來」或「行等出來」是否相當於共通語中的「走著出來」？如果是的話，它是否應該分析為連動式，而不是動趨式？

本文認為，客家話中「行緊出來」或「行等出來」並非相當於現代漢語共通語中的「走著出來」的形式，「V-緊(kin3)-D」或「V-等(ten3)-D」結構也並非連

<sup>13</sup> 「前景」相對於「背景」，其概念源自於繪畫，指畫家將其要表現的藝術形象凸顯出來以吸引觀者注意，其他人或物則構成背景。「前景化」是文體學及認知語言學中常用的術語。

動式。共通語連動式「V1-著-V2(=D)」(走著出來)的特點是 V1 和 V2 的主語相同，語義重心在 V2，「V1 著」是 V2 的伴隨狀態，表示方式，且為自主性動作。因此，「V1-著-V2(=D)」所構成的位移事件必須是自移事件，<sup>14</sup> 致移事件因 V1 和 V2 的主語相同不必然相同，非致移事件因「V1 著」並非自主性動作，都無法形成「V1 著 V2(=D)」的結構。試把例 (22)-(23) 的致移事件中的「V-等(ten3)-D」改成共通語的「V1 著 V2(=D)」：

- (28) a. 他拿著一個大大的信封下來。  
b. \*他從書櫃上層拿著一個大大的信封下來。  
(29) \*米酒頭一大口一大口，像灌螞蟻一樣一直灌著下。

例 (28a) 在共通語裡，只能指主事者 (agent) 拿著一個大信封從高處 (走) 下來，但不能指主事者不移動，而從高處拿一個大信封下來的情境 (如 (28b))，因為前者「下來」的主語與「拿信封」的主語相同都是指「他」，而後者「下來」的語義指向受事者「一個大大的信封」。例 (29) 也是致移事件，「灌下」的語義就相當清楚，「灌」的主語是隱性的某人，賓語是米酒頭，而「下」的語義只能指向賓語，亦即「米酒頭」因「灌」這個動作而往下流。例 (28b) 和 (29) 不合法，都是由於 V1 和 V2(=D) 的主語不同，不能進入「V1-著 V2(=D)」的連動式。但台灣客家話可以允許「拿緊 (kin3) 落來」或「拿等 (ten3) 落來」造成相當於 (28b) 的非連動式：

- (30) 佢佇書櫃上層拿等一個大大个信封落來。  
≡他從書櫃上層拿著一個大大的信封下來。

可見「V-緊(kin3)-D」或「V-等(ten3)-D」格式與連動式在致移事件用法上的不同。

再看非致移事件，如果把例 (26) 非致移事件中的「V-等(ten3)-D」改成共通語的「V1-著 V2(=D)」，也會形成不合法的句子：

- (31) \*車門一打開，那法國麵包撩人的香味，馬上就鑽著來。

(31) 不合法的原因，應該是由於非致移事件中位移的客體是無生命的事物，無法形成自主性動作，因此無法構成連動式。但客家話非致移事件可以構成「V-緊

<sup>14</sup> 事實上，也並非所有自移事件的「動(V)-趨(D)格式」都可以形成「V1-著 V2(=D)」。

(kin3)-D」或「V-等(ten3)-D」格式，尤其《海陸》語料由於部分故事描述性很強，例子極多，以下再舉兩例：

- (32) 警察嗶嗶滾个聲佇遠遠个位所就緊歛等來。(《海陸》)  
警察的哨子聲從遠遠的地方就一直吹過來。
- (33) 火燒等上，燒到樑□(fin5)，燒到廟兩片廂房全身。(《海陸》)  
火往上燒去，燒到屋樑，燒到廟兩邊的全部廂房。

因此，由非致移事件中「V-緊(kin3)-D」或「V-等(ten3)-D」的用法，也可以看出它和連動式「V1 著 V2(=D)」的不同。

此外，還有一個現象也可以說明「緊(kin3)」的用法與連動式中的「著」不同。東勢客家話表示靜態持續的「緊」可以換成相當於共通語「住」的「核(het8)」，據發音人表示，語義並沒有太大的改變。表現在連動式，相當於「V-著VP」的結構，可以用「緊(kin3)」，也可以用「核(het8)」：

- (34) a. 佢好企緊食東西。  
b. 佢好企核食東西。  
他喜歡站著吃東西。

東勢客家話雖然「緊(kin3)」和「核(het8)」都可以用在連動式「V-著VP」結構中，但卻只有「緊(kin3)」能夠進入「VD」格式，「核(het8)」並不能進入「VD」格式中成為「V-核(het8)-D」的結構。可見「V-緊(kin3)-D」結構和「V1-著-V2(=D)」的連動式結構仍有本質上的不同。

### 3.1.3.2 「緊(kin3)」或「等(ten3)」的性質

客家話由「緊(kin3)」或「等(ten3)」所構成的「V-緊(kin3)-D」或「V-等(ten3)-D」格式既然不是連動式而是動趨式，那麼「緊(kin3)」或「等(ten3)」在這些格式中仍然是持續體標記嗎？或僅僅是一個「動(V)-趨(D)格式」中用來表示動詞與趨向詞關係的「動趨結構標記」？

Lamarre (2002) 指出漢語中有不少方言可以或必須用某種形式「X」來連接動詞和後置趨向成分，形成「動詞+X+趨向成分」的格式。就來源來說，這個中插的「X」往往與本方言裡的動相補語或體標記同源，但就其語法功能來說，方

言間表現出相當大的差異；「X」雖與體標記同形，但在該格式中的語義與該體標記的用法不一定相同。例如河北冀州話一般動詞和指示趨向詞 (Dd) 之間通常加入「嘮」，與共通語表完成的「了」同形也同源，如「送嘮去」、「拿嘮來」等，然而冀州話在「V-Dd」之間的「嘮」其實是傀儡補語「了」的弱化形式，在動詞後置趨向成分裡代替一般帶有具體空間移動意義的趨向補語 Dp (Lamarre、劉淑學 2001, Lamarre 2002)。漢語方言「動詞+X+趨向成分」中的「X」形式在各方言中的語法性質會因它在方言中使用的句式、功能與語法化程度等而不同。這一小節我們要來討論客家話「V-緊(kin3)-D」或「V-等(ten3)-D」中「緊(kin3)」或「等(ten3)」的性質。

客家話中「V-緊(kin3)-D」或「V-等(ten3)-D」中「緊(kin3)」或「等(ten3)」不同於冀州話中分析為傀儡補語的「嘮」，最大的差異在於冀州話「嘮」由於在動詞後置趨向成分裡替代了路徑趨向詞 Dp 的位置，因此並沒有「\*V-嘮-Dp-Dd」的格式，只有「V-嘮-Dd」(「V 嘮來」或「V 嘮去」)。而客家話的「緊(kin3)」或「等(ten3)」可以出現在「V-Dp-Dd」、「V-Dp」或「V-Dd」格式，可見它並不是傀儡補語。本文認為，「V-緊(kin3)-D」或「V-等(ten3)-D」中「緊(kin3)」或「等(ten3)」仍然保留其持續體標記的性質。前面已經說明「V-緊(kin3)-D」或「V-等(ten3)-D」可以用於自移事件、致移事件和非致移事件，但仔細檢驗它可以使用的句式，卻發現它仍有其限制。「等(ten3)」可以用於帶賓語的「V-等(ten3)-O-D」的格式中，如：

- (35) 僱行落店肚，睇好看倒一隻大師傅拿等一盤正焙好个麵包出來。(《海陸》)

我走進店裡，正好看到一個麵包師傅拿著一盤剛烘焙好的麵包出來。

例(35)的「V-等(ten3)-O-D」可以改成帶「摑」或「同」的處置式：

- (36) 僱行落店肚，睇好看倒一隻大師傅同一盤正焙好个麵包拿等出來。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V-等(ten3)-D」都可以出現在處置式中：

- (37) a. \*佢就同(或摑)一隻大大个信袋拿等落來。  
b. \*佢就同一隻大大个信袋拿緊落來。

例 (37) 所有發音人都感覺並不通順，語意不明，與例 (36) 的可接受度差別很大。本文認為，這是由於「V-緊(kin3)-D」或「V-等(ten3)-D」描寫的是眼前的位移，敘述的當下位移事件正持續進行著。例 (36) 由於有「睹好看倒」（正好看到）這樣的語境，位移事件正在眼前進行，因此可以使用「V-等(ten3)-D」。例 (37) 由於「就」的出現，整個句子描述的是已然的事件，與持續的語義有所衝突，因此並不合法。<sup>15</sup>

「V-緊(kin3)-D」或「V-等(ten3)-D」也不能用於表「未然」的祈使句中：

- (38) a. \*該碗盤拿緊出來。  
把那些碗盤拿出來。  
b. \*盤仔拿等出來。  
把盤子拿出來。

不能用於用「無(mo2)」否定的否定句中：

- (39) a. \*佢無同該碗盤拿緊出來。  
他沒有把那些碗盤拿出來。  
b. \*佢無同盤仔拿等出來。  
他沒有把盤子拿出來。

不能出現於可能式中：

- (40) a. \*該隻碗拿毋緊出來。  
那個碗拿不出來。  
b. \*該个碗拿毋等出來。  
那個碗拿不出來。

本文認為，共通語中與「V-緊(kin3)-D」或「V-等(ten3)-D」格式最接近的是「V-了-D」格式，也就是類似「走了出來」、「拿了下來」這樣的形式。Lamarre (2002) 引大河內康憲 (1997) 對普通話「V 了 Dp Dd」格式的限制，指出它不能用在祈使

<sup>15</sup> 上文例 (13) 東勢客家話「佢 tsɿ1 行緊走咧」的例子似乎也是帶「就」的已然句。不過，仔細觀察上下文的語境，可以知道該句所描述的「離開現場」的位移尚未完成，因為講述者緊接著敘述主角在「離開現場」的途中遇到一位有身孕的婦人，而又展開一段對話和故事情節。

句，很少用在帶「了2」的已然陳述句，不能用在帶「沒」的否定句、可能式、帶賓語的句子等，其句式限制與客家話「V-緊(kin3)-D」或「V-等(ten3)-D」格式的限制十分類似。劉月華(1998:46-47)則指出「V-了-D」格式有如下的幾個特點：(一)動詞前常有描寫性的狀語。(二)當動詞表示說話(敘述)時已經實現的動作時，較少這樣用。(三)不能有「V+Dp+了+N+Dd」<sup>16</sup>的結構出現。客語「V-緊(kin3)-D」或「V-等(ten3)-D」格式也同樣具有這些特點，尤其第一個特點十分顯著，本文所舉例(1)、(20)、(21)、(23)都有相當生動的描寫性狀語。

對共通語「V-了-D」格式中「了」的性質，學界目前似仍無定論，討論的焦點大多集中在「了」是否仍具完成義。劉月華(1998:46)討論趨向補語前的「了」時，指出「它管轄的是前面的動詞，其功能是敘述性的，敘述某一動作正在實現」，此說將趨向補語前的「了」與表完成的「了1」或表已然的「了2」分開。根據此描述，「V-了-D」格式中的「了」正是一個表示動作進行或持續的標記。共通語在動趨式中表動作正在實現為何用表完成的標記「了」不在本文討論範圍，<sup>17</sup>但客語在動趨結構中用「緊(kin3)」或「等(ten3)」來表示動作正在實現，與這兩個形式在客語中作為持續體標記的用法是沒有衝突的。

本文認為，出現在「V-緊(kin3)-D」或「V-等(ten3)-D」格式中的「緊(kin3)」或「等(ten3)」仍保留持續體標記描述事件正在進行的性質。在Comrie(1976)的「體(aspect)」系統中，持續體屬於「非完整體(imperfective)」，而動趨式的動詞後置趨向成分在用法上有一個重要的語義特點，就是它與動詞結合起來表達一種有內在終結點的「有界」(bounded或telic)事件，本質上屬於一種結果句式(沈家煊1995)。屬「非完整體」的持續體標記和本質上屬於結果句式的動趨式在語義上似乎有所衝突(Lamarre 2006)。不過，非完整體是指觀察行為或事件的角度，亦即「觀察情狀的內部時間結構」，並不涉及該情狀是否具有內在終結點。與行為或事件是否有內在終結點有關的是Vendler(1957, 1967)對動相(aktionsart或phase)的分類。Vendler(1967:97-121)把動詞依其時間關係分成四種情境類型，即活動情境(activity situation)、完結情境(accomplishment situation)、瞬成情境(achievement situation)以及狀態情境(state situation)，其中狀態情境和動作情境沒有自然終結點，完結情境和瞬成情境都有內在終結點，而完結情境所指稱的是「有自然終結點的持續性動態動作」。根據這樣的分類，完結情境所表達的就是

<sup>16</sup> 劉月華(1998)寫作「V+『上』類字+了+N『來/去』」結構，其中「『上』類字」即「上、下、進、出」等路徑趨向詞Dp。

<sup>17</sup> 感謝其中一位審查人提供陳剛(1987)指出共通語中的「動-了-趨」式原來主要為吳方言的表達形式，是透過吳方言區作者的官話文學作品傳播開來的。

一種既有動作持續性，又具有內在終結點的「有界」事件。我們還可以觀察到，以共通語來說，雖同為結果句式，帶結果補語的動補結構較偏重在結果，通常不能與表進行的「正在」共現，但帶趨向詞的動趨結構大多可與表進行的「正在」共現：<sup>18</sup>

- (41) a. \*我正在吃飽。  
 b. ??我正在把蘋果吃完。  
 c. ?我正在把衣服洗乾淨。
- (42) a. 他正在從屋內走出來。  
 b. 他正在把桌子搬出來。

可見動趨結構雖同為結果句式，但動詞後置趨向成分與動詞之間的時間關係並不像結果補語與動詞之間的時間關係那樣緊湊，它可以用表進行或持續的成分強調動作的持續性。客語動趨結構中可以中插持續體標記也就不難理解。

客語「V-緊(kin3)-D」或「V-等(ten3)-D」格式與表進行或持續的語義並不衝突，還可以從它經常與表示連續或進行的動詞前的「緊(kin3)」共現看出，除前文例(23)(32)外，以下再舉一例：

- (43) 僱就擱僱大部分个時間耗佇該，緊看時間像流水樣緊流等走。（《海陸》）  
 我就把大部分的時間耗在那裡，看著時間像流水般一直流走。

### 3.2 表示動作實現或完成的「倒(to3)」

除了「緊(kin3)」或「等(ten3)」之外，客家話還可以看到用表示動作實現或達成的「倒(to3)」<sup>19</sup> 加在「動(V)-趨(D)格式」之間，如：

- (44) 該細人仔拿等刀仔盡危險，愛同佢搶倒來。  
 那個小孩拿著刀子很危險，要把它搶回來才好。

<sup>18</sup> 感謝其中一位審查人提供龔千炎(1995:19-23)亦將動趨式歸入完結情境(accomplishment situation) (該文稱為終結情狀)並指出可以與「在」或「正在」共現。

<sup>19</sup> 「to3」在我們所使用的語料中經常被寫作「到」字，也有寫成「著」字的。但「to3」讀上聲，為與讀去聲的「到」區別，本文依方言語法著作的習慣寫成「倒」，但並不認為其為本字。下引語料時為方便參照也一律改寫成「倒」。引用語料中寫為「到」的皆為去聲。

- (45) 佢老人家…毋信神，也毋信鬼，自然滴還好毋會相信這凶刀个傳說，就搵這支刀仔買倒來。(《海陸》)  
他老人家不信神也不信鬼，自然不會相信這凶刀的傳說，就把這支刀子買回來。

根據田野調查以及文本分析的結果，與「V-緊(kin3)-D」或「V-等(ten3)-D」不同的是，「V-倒(to3)-D」格式中的「D」不但只有「Dd」而沒有「Dp」或「Dp-Dd」的形式，且「Dd」也只有「來」而沒有「去」；換句話說，所有的「V-倒(to3)-D」格式都是「V-倒(to3)-來」。

「倒(to3)」在客家話中作為動詞後置成分，表示動作的實現和成功，相當於共通語「到」、「見」等。「倒(to3)」的出現頻率很高，經常搭配的動詞包括「看」、「聽」、「尋」、「想」、「感覺」、「嚇」、「熱」、「冷」、「做」、「生」、「知」、「接」、「講」、「摸」、「跣」等，李詩敏、賴惠玲(2011:206-209)整理「倒(to3)」可以搭配的動詞包括認知類動詞、會面類動詞、情緒類動詞、投擲類動詞、感知類動詞及獲得類動詞，指涉完成貌。「倒(to3)」雖具有完成義，但嚴格說來，它並不是一個真正的體標記。首先，「V-倒(to3)」的後面可以再加上完成貌詞尾「le1」；其次，「V-倒(to3)」可以用在可能式，形成「買得倒」、「買毋倒」、「搶得倒」、「搶毋倒」；第三，「倒(to3)」可以進入3.4節要討論的「V-啊-結果/趨向」格式中的結果補語位置，成為「V-啊-倒(to3)」。這些語法行為顯示「倒(to3)」仍具有部分結果補語的性質，只不過它與動詞的結合面較廣，具有強制轉換事態類型的功能(李詩敏、賴惠玲 2011:203)。根據這樣的語法行為，客語的「倒(to3)」可以分析為一個典型的「動相補語標記(phase marker)」。

漢語方言「動詞+X+趨向成分」中「X」的形式往往與該方言裡的動相補語或體標記同形，其中尤其以表示動作實現或達成的動相補語或完成體標記為最大宗。如老北京話的「了」，河北冀州話的「嘮」，河南獲嘉、滎陽話的變韻或變調，杭州話的「了」，江蘇淮陰話的「得」，紹興話的「得」，長沙話的「起」等，都與完成貌助詞有關(詳 Lamarre 2002)。客家話「V-倒(to3)-D」格式中的「倒(to3)」不能出現在D為複合趨向補語「Dp-Dd」的格式，這一點使我們懷疑「V-倒(to3)-來」中的「倒(to3)」是否和河北冀州方言的「嘮」一樣，是一個在動詞後置趨向成分裡代替路徑趨向詞Dp的「傀儡補語」？<sup>20</sup>不過，台灣客語的「倒(to3)」和其他漢語方言中用完成貌標記來連接趨向成分的方言還是有所不

<sup>20</sup> Lamarre (2003:14-15) 將冀州話的「嘮」依照 Talmy (2000) 分析為相當於趨向補語的「傀儡路徑衛星」(dummy path satellite)。

同。首先，與許多用完成體標記來連接趨向成分的方言不同，台灣客家話的「V-倒(to3)-來」格式中的 V 必須是有傳遞、移送事物意義的動詞，如「買」、「借」、「送」、「領」，或是致移事件中表示位移方式的動詞，如「搶」、「鉤」、「撿」、「拿」等，與自移事件有關的動作動詞「走」、「行」、「飛」等不能構成「\*走倒來」、「\*跑倒來」等形式。<sup>21</sup> 其次，「V-倒(to3)-來」不能擴充為可能式，亦即沒有「\*V 得倒 (to3) 來」、「\*V 不倒 (to3) 來」的格式；也沒有用「無」的否定式，亦即沒有「\*無 V 倒 (to3) 來」的格式，表示可能式和用「無」否定時都不能出現「來」。最後，「V-倒(to3)-來」格式中的「倒 (to3)」並非強制性成分，它可以省略成「V 來」，語義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由「V-倒(to3)-來」格式中動詞 V 的限制，可知其中的「倒 (to3)」仍具有原本的完成或達成義，與代替 Dp 成分的傀儡補語不同，可見尚未虛化成全然的虛補語。「V-倒(to3)-來」格式不能構成可能式和用「無」的否定式，則似乎和「來」的虛化有關。「來」除了表示以說話者所在為參照點的空間位移外，還發展出表示完成或實現的語義，李明 (2004:302-305) 指出趨向動詞「來」的語法化用法中，其中一種即是表示動作結果是可見、可感知的，是一種顯示說話者主觀情感或認識的主觀性用法，這點可以說明「V-倒(to3)-來」表示可能式以及用「無」否定時都不能出現「來」。「來」的虛化也往往和祈使語氣有關，這是由於「來」由空間意義轉化為以說話者為導向的祈使用法 (連金發 2006)，也是一種主觀化用法 (李明 2004:302-303)。例 (44) 雖表達未然事件，但具祈使語氣，故可以用「來」。<sup>22</sup> 不過，「V-倒(to3)-來」格式中的「來」雖有虛化的傾向，但仍未完全失去其趨向義，我們發現，必須是往說話者方向位移的動詞才可用「V-倒(to3)-來」，因此並沒有「\*賣倒來」。

有些用完成貌標記來連接趨向成分的方言，其動趨結構中的完成貌標記還可以用來引進狀態補語。台灣客語中，四縣客語用來引進狀態補語的成分為去聲的「到 (to5)」，與「倒 (to3)」讀為上聲有別，東勢客語則用已經弱化成陰平的「to1」作為狀態補語標記 (江敏華 2007:244-247)。目前所知似乎只有海陸客語可以用「倒 (to3)」來引進狀態補語，但也可以用去聲的「到 (to5)」，其語法分工還有待詳細的調查。上聲的「倒 (to3)」與去聲的「到 (to)」是否有演變的關係，也有待未來進一步研究。

<sup>21</sup> 這個特點並不適用於所有的客家話，在十九世紀客家話文獻《啓蒙淺學》中，與自移事件有關的動作動詞可以與「倒」構成「走倒來」和「飛倒來」(Lamarre 2006:274-275)。

<sup>22</sup> 例 (44) 為南部四縣客語使用者所提供，事實上，據該發音人表示，他的「V 倒來」只能用於此類的祈使句式，而不能用於例 (45) 的已然句。這個現象是否為南、北或四縣、海陸客語的方言差異，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 3.3 「忒(thet7)/□(phet7)」

客家話有一個大略相當於現代漢語共通語「掉」或「完」的形式，用以表示動作的變化、完成或事物的脫離、脫落或消失，此形式在東勢客家話中用「phet7」，在海陸、四縣客家話中用「thet7」，後者通常寫作「忒」。如「必忒（裂掉）」、「還忒（還掉）」、「割忒（割掉）」、「死忒（死掉）」、「罵忒（罵完）」、「讀忒六年小學（讀完小學六年級）」等。我們發現，「忒(thet7)/□(phet7)」也出現在「動(V)趨(D)格式」中的V與D之間：

- (46) 厥个細人無愛，同佢擲□(phet7)去咧。(《東勢(四)》)  
他的小孩不要了，把他丟掉吧。
- (47) 厥老弟用該腳鋤摻佢改一個窟，摻佢埋忒去。(《新屋》)  
他弟弟用鋤頭挖了一個坑，將他埋進去。
- (48) 佢噉到昏忒去。(《龍潭》)  
他哭到昏過去。
- (49) 該個陳福德，老人家，行毋去，行到該半路田尾續死忒去。(《楊梅》)  
那個陳福德，是個老人家，走不動，走到半路竟然死掉了。

與「V-倒(to3)-D」格式相似的是，「V-忒(thet7)/□(phet7)-D」格式中的「D」只有「Dd」而沒有「Dp」或「Dp-Dd」；與之不同的是，此格式中「Dd」只有「去」而沒有「來」。換句話說，所有的「V-忒(thet7)/□(phet7)-D」格式都是「V-忒(thet7)/□(phet7)-去」。

「忒(thet7)/□(phet7)」的句法性質顯示它也是一個動相補語標記，但似乎比上一小節討論的「倒(to3)」更虛化一些。「V-忒(thet7)/□(phet7)」的語法行為與動相補語標記相符的是：一、其後可以再加完成貌詞尾「le1」；二、它可以擴充為可能式，如「食得忒」、「食毋忒」；三、「V-忒」中間可以加入表使動的「分佢(pun1 ki2)」，如「食分佢忒」、「賣分佢忒」；四、它可以進入下一小節要討論的「V-啊-結果/趨向」格式，成為「V-啊-忒(thet7)/□(phet7)」，與另一個動相補語標記「倒(to3)」形成一個縱聚合(paradigmatic)；五、「忒(thet7)/□(phet7)」與動詞的結合比結果補語廣，許多動作動詞都可以加「忒(thet7)/□(phet7)」表示動作的變化、完成或事物的脫離、脫落或消失；甚至狀態動詞如「輕」、「瘦」、「紅」、「呆」、「燥」等也可以與「忒(thet7)/□(phet7)」結合，表示性狀形容的變化，能產性相當強，具有語法形式泛化的現象。但與體標記相比，與動詞的結合

卻又似有所限制，例如沒有「買忒」。至於與動相補語不同之處則在於，「忒(thet7)/□(phet7)」可以再加在一個動結式之後，如「插死忒」（用棍棒毆打至死）、「打爛忒」（打破）、「煮綿忒」（煮爛）、「闕烏忒」（氣得臉色發黑）、「敲斷忒」、「撞睡忒」（哄睡）、「病死忒」等。就這個特點而言，「忒(thet7)/□(phet7)」已經具備語法化為體標記的特徵了。動相補語標記與體標記的界限有其模糊地帶，在其他方言中也能看到，如《啓蒙淺學》中的「開(hoi1)」可以進入可能式，又可以作為一個已虛化的完成體標記使用（莊初昇 2007）。這也正是 Hopper (1991) 討論語法化原理時所提出的「持續」(persistence)<sup>23</sup> 原則的展現。

「V-忒(thet7)/□(phet7)-去」格式中的「去」也已經虛化，不再具有明確的空間趨向義，當「V-忒(thet7)/□(phet7)-去」中的「V」為狀態動詞時，「忒(thet7)/□(phet7)」不能省略，亦即「\*昏去」、「\*燥去」並不合法，必須說「昏忒去」、「燥忒去」，「去」在此似乎只是一個附加在「忒(thet7)/□(phet7)」之後加強語氣的成分，表示事情已完成且不可再逆轉。不過，「去」仍保有它作為指示趨向詞所具有的「遠離、消失」之意，因此在「V-忒(thet7)/□(phet7)-去」格式中的「V」皆有「從有到無，由動到靜，由現到隱」<sup>24</sup> 的語意，含有從無到有意味的動詞並不能與「忒(thet7)/□(phet7)-去」合用，例如「\*光忒去」、「\*醒忒去」、「\*活忒去」並不合法，可見它尚未完全脫離原有的詞彙語意。對漢語「去」語法化的研究顯示，「去」的語法化可以發展出表示動作完成或事件結束的動相補語或完成貌標記，如「去」在中古漢語曾有標記完成體的功能（徐丹 2005），閩南語的「去」也已經虛化為表示狀態的改變已經完成的動相補語標記（連金發 1995、陳怡璇 2010）。客語在「V-忒(thet7)/□(phet7)」之後的「去」用上面辨認動相補語標記的條件檢驗，雖然尚不能分析為一個動相補語標記，但它事實上也已經虛化成為一個表示動作完成或事件結束的成分。東勢客家話「去」可以作為狀態補語標記使用（江敏華 2007:247-248），則是走上了另一條語法化道路。

<sup>23</sup> 「持續」(persistence) 原則是 Hopper (1991:28-30) 所提出的語法化特徵，大意是指語法化後的語法詞與原來的實詞之間可能有意義和功能的過渡階段 (intermediate stages)。「忒(thet7)/□(phet7)」發展出體標記用法後，原有的動相補語標記用法並未消失，呈現一種過渡階段，可以視為「持續」原則的展現。

<sup>24</sup> 此原為連金發 (1995) 對閩南語時相詞（即本文的「動相補語」）「去」語意的觀察，李明 (2004:305) 則用「說話人不企望」或「表示動作結果不可見、不可感知」來解釋閩南語此類用法的語意。

### 3.4 嘗試、短時、瞬時的「啊(a5)」

#### 3.4.1 「V-啊(a5)-D」與「V-啊(a5)-結(C)」

林立芳(1996)和侯復生(2002)都提到，梅縣話可以用插在動補或動趨中間的體助詞<sup>25</sup>「阿」來表示動作行為短暫的短時態，構成「V+阿+趨/結」的格式。台灣客家話中，不論是東勢大埔、海陸和四縣腔客語都有豐富的「V+阿+趨/結」格式，其中「阿」讀去聲，以下寫作「啊(a5)」。以下先舉「V-啊(a5)-D」的例子：

- (50) 過猴仔，文古，你樣恬恬對芎蕉園啱啊出啞？(《李文古》1.2)  
真奇怪，文古，你怎麼靜悄悄地從香蕉園裡冒出來呢？
- (51) 偃正轉啊來呢！又愛掃地泥洗便所？(《李文古》1.1)  
我才剛回來耶！又要掃地洗廁所？
- (52) 阿清頭那昂啊起來一看，正知係老鄰居。(《海陸》)  
阿清把頭昂起來一看，才知道是老鄰居。
- (53) 該刀背搵轉來一敲啊去，樹身就分佢搵下來咧。(《龍潭》)  
把那刀背轉過來一敲下去，樹幹就被他取下來了。

「V-啊(a5)-結(C)」的例子如：

- (54) 佢五月節有轉，食啊飽晝，緊觸觸仔走忒咧。(《海陸》)  
他端午節的時候有回來過，一吃完午飯，就匆匆忙忙的走了。
- (55) (對話)文古：姆姆講偃又愛掃地泥，又愛洗便所哇。  
叔叔：唉呀毋使去，阿叔正洗啊淨。(《李文古》1.2)  
文古：孀孀叫我要去打掃地板，又要洗廁所。  
叔叔：唉呀不用去，叔叔剛洗乾淨。

「V-啊(a5)-C」還包括一些常用的次類，也就是結果補語「C」的位置換成與動詞結合面較廣的動相補語「倒(to3)」、「忒(thet7/phet7)」、「等(ten3)」<sup>26</sup>等，形成

<sup>25</sup> 侯復生(2002)稱為動態助詞。

<sup>26</sup> 可以進入這個格式的「等(ten3)」必須與「核(het8)」可互換，與之搭配的動詞必須具有具體行為一經進入起始點便失去動作性，形成一種相對靜止狀態的特性，如站、坐、戴、握、扶、放等姿態類或穿戴類動詞。作為持續體標記、與「核(het8)」不可互換的「等(ten3)」並不能進入「V-啊

「V-啊(a5)-倒(to3)」、「V-啊(a5)-忒(thet7/phet7)」、「V-啊(a5)-等(ten3)」的格式。

(一)「V-啊(a5)-倒(to3)」

- (56) 姓楊个當闊斯走，走、走、走、走，矮凳咧徑啊倒，跔下去。(《新屋》)  
那個姓楊的很生氣就走了，走著走著，被矮凳絆倒，就跌倒了。
- (57) 讀書毋讀書，坐啊倒都緊啄痾。(《李文古》1.2)  
讀書也不好好讀，一坐下來就一直打瞌睡。

(二)「V-啊(a5)-忒(thet7/phet7)」

- (58) 董委員話講啊忒，馬上有隻當紮磳个後生人佇後背寧搬出一張共樣尺寸个太師椅來。(《海陸》)  
董委員話剛講完，馬上有一個健壯的年輕人從後面搬出一張一樣尺寸的太師椅來。
- (59) 海水燥啊忒，該底下使專專海魚，斯滿坪係。(《新屋》)  
海水一乾，海底下都是海魚，滿地都是。

(三)「V-啊(a5)-等(ten3)」

- (60) 你仰仔企啊等像電信柱仔一樣欸啱？(《李文古》2.1)  
你怎麼站在那裡像電線杆一樣呢？
- (61) 就擎轉來做桿仔使，該拿該清采按河壩唇項□(tut7)啊等定，該魚仔、蝦公全部食毋忒，就晒兜魚乾哦。(《龍潭》)  
就(把竹子)抬回來做成抓魚的魚籠，把那魚籠拿到河邊隨便一插而已，那魚啊蝦啊就多到吃不完，就拿去晒成魚乾。

以上「V-啊(a5)-D/C」格式中的「啊(a5)」都有動作時間短暫的意味，強調該事件完成時間和說話時間之間的時間隔很短，因而也有「剛剛」之意，如例(58)。如

---

(a5)-C」格式。由於「等(ten3)」作為動相補語時與「het8」可互換，理論上應該可以找到「V-啊(a5)-het8」的格式，不過實際上多數發音人只選用「等(ten3)」作為常用的格式，「V-啊(a5)-核(het8)」不易自口語中發現，語料中「核(het8)」大量用於可能式，其他格式較少出現。「等(ten3)」與「核(het8)」是否具有某種分工，還有待進一步的調查研究。

果帶有「V-啊(a5)-D/C」格式的句子後面緊接著敘述另一個事件，就會產生「一…就…」的語意，強調兩個連續事件之間的時間距離很近。因此「啊(a5)」表示「強調動補結構實現的時間短暫，而且緊接著就發生另一動作或情況」(林立芳 1996)，余秀敏(2010)將之分析為「緊密先前貌」(immediate anterior)，表示「與當下有關的過去行動(a past action with current relevance)。「緊密先前貌」也是由「短時」的核心語意發展出來的。

### 3.4.2 幾種「啊(a5)」用法之間的語法化演變途徑

許多文獻(林立芳 1996, 饒長溶 2001, 侯復生 2002, 賴維凱 2006, Lamarre 2006, 余秀敏 2010)都提到客家話讀去聲的「啊(a5)」還有幾種不同的用法。以下整理幾個經常被提到的用法，並加上本文的例句，其中又以南部四縣「啊(a5)」的用法在台灣客語中的表現最為豐富，以下五種用法只有南部四縣六堆客語可以同時見到。

(一)「(試)+V+(看)+啊」：表「V 看看」，嘗試某種動作，為嘗試體標記。「試」或「看」其中之一可省，「啊(a5)」之後有時可加上「e3」或「le3」的語尾助詞。「啊(a5)」不可省。

- (62) 這係我自家種个茶，你試食看啊仔，係好茶呢。  
這是我家自己種的茶，你吃吃看吧，是好茶呢！

(二)「V<sub>1</sub>-V<sub>1</sub>-啊」：表「V<sub>1</sub>—V<sub>1</sub>」，為暫時貌標記，連續而快速、輕微的動作。

- (63) 會落水咧，去同衫褲收收啊。  
快要下雨了，去把衣服收一收。

(三)「V<sub>1</sub>-啊-V<sub>1</sub>」：也表「V<sub>1</sub>—V<sub>1</sub>」，為暫時貌標記，如「想啊想」為「想一想」，「看啊看」為「看一看」之意。<sup>27</sup>

<sup>27</sup> 另賴維凱(2006)指出南部六堆客家話的「V<sub>1</sub>-啊-V<sub>1</sub>」表「剛完成某一連續移動動作」，方位移動動詞如「來」、「去」、「出」、「入」、「上」、「下」、「走」、「歸」……等都可以以此用法放入，如「阿爸一下另入啊入，你<sub>丑</sub>係愛尋伊嗎？」(爸爸才剛進去，你不是要找他嗎?)此為南部四縣客語的特殊用法，台灣其他客語目前並無發現此用法。

(四)「V-啊-(在)-O」：「啊(a5)」當後接處所、時間或方位，可以稱為「位移終點標記」(goal marker)。其中「在(the1)」可省略，在沒有介詞「在(the1)」的情況下，「啊(a5)」不可省。

- (64) 索仔仰又同僱攀啊在樹頭頂頂呢？(《李文古》)  
怎麼又把繩子給吊到樹上去了呢？
- (65) 好好个一蕊花，將佢插啊牛屎頂。(《錢有角》)  
好好的一朵花，將它插在牛屎上。

「V-啊-(在)-O」不見於北部四縣和東勢客語中，在海陸客語中，僅找到一例：

- (66) 佢拿起地泥下个劍，撈佢頭那頂个髻割下來，丟啊地泥下去。(《海陸》)  
他拿起地上的劍，把他頭上的髻割下來，丟到地上去。

(五)「V-啊-(到)-狀態/程度補語」：其中「啊(a)」相當於共通語的狀態或程度補語標記「得」，是一個結構助詞。台灣客家話的狀態補語標記在各次方言中存在些許差異，北部四縣客語用去聲的「到(to5)」，海陸客語用去聲的「到(to5)」或上聲的「倒(to3)」，東勢客語主要用弱化為平聲的「去(hi1)」或弱化為平聲的「到(to1)」(江敏華 2007:244-248)，南部四縣客語則除「到(to5)」外，更使用大量的「啊(a5)」來連接動詞和狀態/程度補語。

- (67) 豺毋罉，還同人袋肉圓，袋啊兩片袋仔頂廣廣。(《李文古》)  
吃不夠，還將肉丸打包，放得兩邊口袋鼓起來。
- (68) 西北季風蓋大，將禾埕搭个篷布吹啊颼颼滾緊響。(《錢有角》)  
西北季風很大，將禾埕上搭的篷布吹得颼颼響。

以上用法(一)至(三)都與時間的短暫有關，從廣義的觀點看，嘗試體也是時間短暫或動作輕微下的產物，因此客家話的短時體和嘗試體都使用相同的標記。用法(四)的基本功能是引進位移的終結點，引進時間的用法是由空間義引申而來的。用法(五)與用法(四)關係密切，因為漢語方言引進位移終點的標記經常發展出引進程度或狀態補語的功能，例如客家話的「到」既可作為位移終點標記，又作為狀態/程度補語標記。

Lamarre (2006) 考察《啓蒙淺學》中的趨向補語時，也提到上述「啊(a5)」作為體貌標記、動作終結點標記和程度或狀態補語標記的用法，《啓蒙淺學》中相應的形式是「ha4 (吓)」<sup>28</sup>，不同於有具體趨向意義的「ha1 (下)」，其來源可能是動量詞「一下」。

Lamarre (2006) 對「ha4 (吓)」的語法化作了兩種假設，假設一認為「ha4 (吓)」由動量詞變來的，其歷程如下：

1                    2                    3                    4                    5  
動量詞 > 體貌標記 > ? > 引進動作的終結點 > 引進程度或結果狀態

Lamarre (2006) 認為 1>2 和 4>5 的演變是非常自然的，至於由體貌標記演變為引進位移終點標記的第三階段發生了什麼，還需要進一步的考證。假設二則認為作為趨向補語的「ha4 (吓)」由趨向動詞「ha1 (下)」演變而來，需要加以合理說明的是其中語音變化的軌跡。

本文認同第一個語法化的假設。漢語方言的處所標記、體貌標記與程度/狀態補語標記往往有密切的關係，「啊」的發展也不應獨外於此。關於短時標記如何發展成引進位移終點標記的問題，本文認為其中的關鍵就在出現於動趨或動補結構中的「緊密先前貌」用法。短時態表示動作行為短暫的時間，在實際的語用上，往往是為了描述在短暫的動作時間後所接續發生的事而出現的，它相當於現代漢語共通語的「一……就……」，故又有「緊密先前貌」的分析。因此，作為一個體標記，雖然它基本的出現環境只是要放在動詞後即可，但客家話的短時態卻大量出現在 VR 和 VD 格式之中，可見描述動作的短時貌所達成的結果或位置，有其語義上的必然性。再從「V-啊-來/去」格式來看，「來/去」是以說話者為參照點的指示詞 (deictic)，從廣義的觀點來看，它就是一個帶有說話者主觀意識的動作終結點。當 V 的論元結構中有處所賓語的要求，再加上短時貌在語義上必須交代動作所達成的結果或位置時，由「V-啊」引出動作的終結點或許正是它必然的發展方向。Lamarre (2009) 將漢語方言的終點標記依動詞和終點標記的融合程度以及標記本身有無「到達」類詞彙意義分成六類，「啊(a5)」作為位移終點標記屬第三類「終點標記與動詞詞根的界限比較明顯，也佔一個音段，但無法和本方言裡明確表達到『終點』意義的詞彙形式聯繫起來」。漢語方言中屬這一類的標記有許多是在本方言中充當體標記或動相補語功能的形式，可見客家話用體標記引進位移終點並非孤例。

<sup>28</sup> 「ha4 (吓)」為去聲，因聲調標示法的不同，Lamarre (2006) 第 4 調即本文第 5 調，以下皆改為「ha5 (吓)」。

《啓蒙淺學》的短時態及相關用法讀「ha5 (吓)」，梅縣及台灣四縣客語的短時態及相關用法讀「啊(a5)」。事實上，「啊(a5)」即是「下」字。東勢客家話在故事集中有用「下」字表示短時貌（例(69)）、嘗試貌（例(70)）或緊密先前貌（例(71)-(72)）的用法：

- (69) 皇帝行過下，該將軍就轉落去咧。（《東勢》(四)）  
皇帝剛經過不久，那位將軍就回去了。
- (70) 啊你續無去看下看！看下看厥等兩公姐好啊毋好？（《東勢》(四)）  
啊你怎麼沒去看一看！看一看他們兩夫妻好不好？
- (71) 「隆」下落去講，歸个天就光～光光，一尊个佛祖就在該面頭前。  
（《東勢》(四)）  
「隆」的一聲掉下去，竟然整個天空光亮無比，一尊佛祖就在面前。
- (72) 恁泥厥這子孫呢，佢想這銅像愛來拿走，來掘走，掘下走就會掘倒金條啊！（《東勢》(七)）  
這樣當他的子孫想要把這銅像來拿走、掘走時，一掘走就會掘到金條了。

因此，《啓蒙淺學》中的「ha5 (吓)」，與梅縣及台灣客家話中所見的「啊(a5)」，應當可以確認為同源詞「下」。<sup>29</sup>

綜合本節的討論，本文認為客家話具有以下的語法化演變途徑：

動量詞「下」>短時貌標記（含嘗試、暫時貌）>緊密先前貌（V-啊  
D/C）>引進動作的終結點>引進程度或結果狀態

其中出現在動趨結構或動補結構中的「緊密先前貌」「啊(a5)」是由短時貌標記演變為引進動作終結點或引進程度或結果狀態用法的關鍵，因其結構中的 D 或 C 本身即具有交代動作所達成的位置或結果的作用。台灣客家話中，南部六堆四縣客家話具有完整的語法化階段，五種用法都可以見到，而東勢客家話則在體貌用法上仍保留「下」的讀音，能夠據此確認這些用法的「啊(a5)」即來源於「下」。

<sup>29</sup> 感謝審查人之一提示嚴修鴻(2001:45)也用「下」字標寫平遠客家話的[a4]，並指出「下」可以作為狀態補語標記，進一步證實本文討論的「啊」即是「下」字。審查人另指出吳福祥(2010)引嚴修鴻(2001)而指出平遠客語經歷了「趨向動詞>趨向補語>動相補語>狀態補語標記」的語法化路徑，不過，該文指出平遠客家話「下」作為動相補語的用例似乎有誤，本文並未採用吳福祥(2010)的語法化路徑。

## 4. 結論

本文利用田野調查與口語、書面語料結合的方式，對台灣四縣、海陸、東勢客家話中的動趨結構進行第一手的描述與分析，並且揭示台灣客家話在「動(V)-趨(D)格式」中可以出現幾個不同的與體貌有關的成分，這種「動+X+趨」結構並不見於台灣閩南語，在台灣共通語中也沒有完全可以對應的形式。本文全面探討這類格式的相關語法現象。藉由討論台灣客家話中插在動詞與趨向詞之間類似體貌標記的成分，本文探討了客家話動詞與趨向詞的句法關係，中插成分的語法、語義性質，以及幾個相關結構的語法化演變途徑。

本文所探討的中插在動詞與趨向詞之間類似體貌標記的成分包括(一)與動作持續或進行有關的持續體標記「緊(kin3)」(東勢)與「等(ten3)」(四縣、海陸)；(二)與動作實現或完成有關的動相補語標記「倒(to3)」；(三)與動作完成、事物脫離或消失有關、語法性質介於動相補語標記與體標記之間的「忒(thet7)/□(phet7)」；以及(四)與嘗試、短時、瞬時意義有關的緊密先前貌「啊(a5)」。

關於持續體標記「緊(kin3)」與「等(ten3)」，本文透過自移事件、致移事件與非致移事件之間的句式比較，說明「V-緊(kin3)/等(ten3)-D」格式並非連動式「V1-著 V2(=D)」，而是一個中插持續體標記的動趨式，而共通語中與「V-緊(kin3)-D」或「V-等(ten3)-D」格式最接近的是「V-了-D」格式。本文也從 Vendler (1967:97-121) 對動相(aktionsart 或 phase)的分類，說明持續體標記和有內在終結點的動趨式在語義上並沒有衝突。

有關「倒(to3)」與「忒(thet7)/□(phet7)」，本文分別從它們在「動(V)-趨(D)格式」中與V結合的限制，以及後接的D「來」、「去」的語法化現象，探討二者虛化的程度，指出「倒(to3)」應該分析為一個典型的動相補語標記，而「忒(thet7)/□(phet7)」則兼具動相補語標記與體標記的特性，呈現出語法化原理中的「持續」(persistence)原則。

在「啊(a4)」的分析上，本文探討它的多種用法所牽動到的體貌標記、動作終結點標記與程度/狀態補語標記之間的語法化問題，指出出現在「動(V)-趨(D)格式」中的「緊密先前貌」是由短時貌標記演變為引進動作終結點或引進程度或結果狀態用法的關鍵，並由東勢客家話的現象確認這些用法的「啊(a5)」即來源於「下」。

就目前所知，不少漢語方言都有「動詞+X+趨向成分」的格式，其中「X」的形式各方言有所不同，但往往與該方言裡的動相補語或體標記同形，其中尤以表示動作實現或達成的動相補語或完成體標記為最大宗。台灣客家話在「動詞+

X+趨向成分」中的 X 則以持續體標記及由短時、嘗試發展而來的緊密先前貌為主要形式，表示動作實現或達成的動相補語在此格式中反而相當受限。此外，漢語方言中「動詞+X+趨向成分」中的 X 雖然往往與動相補語或體標記同形，但 X 在此格式中的作用依方言而有所不同，例如河北冀州方言的「嘮」其實是傀儡補語 (dummy satellite)「了」的弱化形式，在動詞後置趨向成分裡代替一般帶有具體空間移動意義的趨向補語 Dp。透過本文的分析可知，台灣客家話出現在動詞與趨向詞之間類似體貌標記的成分大多仍保留原有的動相或體貌意義，尚未完全虛化為只有標示結構作用而沒有任何實義的「趨向補語標記」。這或許是南部漢語方言較常出現的類型（例如張洪年 2007:123 所描寫的香港粵語，其動詞和方向補語之間的「詞尾」還保留相當的體貌性質），不過現有的材料十分零星，也還缺乏細緻的描述，其具體的性質和功能還不十分明確。本文在這方面的討論正可以為以後探討這些方言的類似現象奠定基礎。

本文的研究也發現，台灣客語中幾個主要的腔調，如四縣話、海陸話與東勢話內部的語法差異還有許多值得探討的空間，北部四縣話與南部四縣話也存在不少尚未被發掘的語法差異，更遑論使用者和研究者更少的詔安話與饒平話。就本文研究的幾個語法成分來說，「緊 (kin3)」在東勢客語中可以在動詞後作持續體標記，在四縣、海陸客語中則只能在動詞前表示「一直」之意。以「等 (ten3)」來說，「等 (ten3)」與「核 (het8)」的選擇是個人習慣差異或涉及方言差異？南部四縣話較少使用「V-等(ten3)-D」格式，相關句式如何表達？都還有待進一步的田野調查。以「倒 (to3)」來說，「倒 (to3)」作為狀態、程度補語標記的用法在海陸、四縣客語中有若干差異，其差異的具體情況如何，目前還沒有詳細的描寫和分析。四縣、海陸客語是否可用東勢的「去」作為狀態、程度補語標記，也未見討論。此外，南部四縣客語雖有「V 倒來」，使用句式卻與其他客語不同，具體情況也有待進一步研究。最後，以「啊 (a5)」來說，南部四縣客語與梅縣方言一樣，還可用於引進位移終結點和引進狀態/程度補語，台灣其他客語卻未見此用法。這些語法差異，都有待未來進一步的調查、描寫和分析。

## 〈附錄〉本文客語用字對照表（依筆劃順序排列）

客語用字	讀音	釋義
揸	khai1	用肩挑
搨	mak8	以棍棒擊打
□(ien5)	ien5	翻過來，把物體傾斜換方向扶起
□(tut7)	tut7	插
毋	m2	否定詞，相當於「不」
毋罇	m2 la5	不夠
毋識	m2 shit7 / m2 sit7	不會
必	pit7	裂開
仰	ŋioŋ3	怎麼、為什麼
仰般	ŋioŋ3 pan1	怎麼、怎樣
企	khi1	站
佇	ti5	介詞，相當於「從」或「在」
吾等	(東勢) ŋa2 nen1	我們
改	koi3	掘
呢	ne2	表疑問語氣
定	thin6	而已
哇	va2	句末語氣詞
拿	kiem2	覆蓋
哺	pu2	指吐出的動作
徑	kaŋ3	行動時，被東西阻擋或絆倒
釘直	taŋ1 tʃhit8 / taŋ1 tshit	像釘子般直直的
啞	put8	冒出、噴湧出
啄痾	tuk7 ku1	打瞌睡
採	tshai3	以手將某物自某處分出來
紮礮	tsap8 tsen5	健壯
莫	mok8	否定詞，相當於「不要」
這	lia3/ia3	這
這下	lia3 ha5 / lia3 ha6 / ia3 ha5	現在
這滿	lia3 man1 / ia3 man1	現在、這一次
逐	tak7	每一
無	mo2	否定詞，相當於「無」
厥	kia1	他的
厥姆	kia1 me2	他的母親

客語用字	讀音	釋義
厥等	(東勢) kia1 nen1	他們
幾下	ki3 ha5/kia1	表數量，數個、好幾個之意
斯	(東勢) sɿ1	就
跋	pak7	攀爬
項	hoŋ5	指某部位之中或上
喏	no2	句末語氣詞，表疑問
搨	pien3	翻轉
跔	then2	跟隨
該	kai5	那
跔	toi1	跌倒
寧	(海陸) nen1	用於處所詞後，表示「那邊」，或有將處所範圍侷限起來或強調的意味
敲	khau5	敲、擊打
滿坪	man1 phiaŋ2	滿地、到處
緊觸觸	(海陸) kin3 tʃhuk7 tʃhuk7	匆匆忙忙
麼儕	ma3 sa2	誰、什麼人
彆	lau1	與、和、跟
樑□(fin5)	(海陸) liong2 fin5	屋樑
頭那	theu2 na2	頭
攛	khuan5	提
歎	phun2	吐、吹氣的動作
闕	at7	生氣
續	sua5	竟然
飊	piau1/peu1	疾奔
个	kai1/kai5/ke5	結構助詞「的」
憑	pen5	靠在某件東西上
盲	maŋ2	否定詞，尚未、還沒
揸	em1	輕拍、哄

## 引用文獻

- Chang, Song-Hing (張雙慶). (ed.) 1996. *Dongci de Ti* 動詞的體 [Aspects of Verbs]. Hong Kong: T. T. Ng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Chen, Gang (陳剛). 1987. Shilun “dong-liao-qu” shi he “dong-jiang-qu” shi 試論“動-了-趨”式和“動-將-趨”式 [On the constructions of “verb-liao-directional” and “verb-jiang-directional”].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87.4:282-287.
- Chen, I-Hsuan (陳怡璇). 2010. Taiwan Minnanyu zhun jumo zhuci “qu” de lishi yuyi fazhan 台灣閩南語準句末助詞「去」的歷時語意發展 [The semantic development of sentence-final particle *khi*<sup>3</sup>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Taiwan Yuwen Yanjiu* 台灣語文研究 [Journal of Taiwa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5.1:129-144.
- Cheung, Hung-nin Samuel (張洪年). 2007. *Xianggang Yueyu Yufa de Yanjiu* 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 [A Grammar of Cantonese as Spoken in Hong Kong] (revised editio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Chiang, Min-hua (江敏華). 2007. Dongshi Kejiahua de dongbu jieyou chutan 東勢客家話的動補結構初探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verb complement constructions in Dongshi Hakka].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5.2:225-266.
- Comrie, Bernard. 1976. *Aspec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Verbal Aspect and Related Problems*.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ng, Qianyan (龔千炎). 1995. *Hanyu de Shixiang, Shizhi, Shitai* 漢語的時相、時制、時態 [Phase, Tense, and Asp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Hopper, Paul J. 1991. On some principles of grammaticization.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 1: Focus on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ed. by Elizabeth C. Traugott & Bernd Heine, 17-35.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Hou, Fusheng (侯復生). 2002. Meixian fangyan weici houmian de “a” 梅縣方言謂詞後面的“啊” [The “a” after the predicates in Meixian dialect]. *Kejia Fangyan Yanjiu: Disijie Kefangyan Yantaohui Lunwenji* 客家方言研究：第四屆客方言研討會論文集 [Studies in Hakka Dialects: Papers from the 4<sup>th</sup> Symposium on Hakka Dialects], ed. by Dongyuan Xie, 332-343.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Press.
- Hu, Mingyang (胡明揚). (ed.) 1996. *Hanyu Fangyan Timao Lunwenji* 漢語方言體貌論文集 [Essays on Aspect of Verbs in Chinese Dialects].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 Hu, Wan-chuan (胡萬川). (ed.) 1994-2003. *Dongshizhen Keyu Gushiji* 東勢鎮客語故事集 [A Collection of Hakka Folktales, Dongshi Township], Vol. 1-7. Fengyuan: Taichung County Cultural Center.
- Hu, Wan-chuan (胡萬川). (ed.) 2000. *Longtanxiang Keyu Gushi* 龍潭鄉客語故事 [A Collection of Hakka Folktales, Longtan Township]. Taoyuan: Taoyuan County Cultural Center.
- Hu, Wan-chuan (胡萬川). (ed.) 2003. *Xinwuxiang Keyu Gushi* 新屋鄉客語故事 [A Collection of Hakka Folktales, Xinwu Township]. Taoyuan: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ffairs, Taoyuan County Government.
- Hu, Wan-chuan (胡萬川). (ed.) 2003. *Yangmeizhen Keyu Gushi* 楊梅鎮客語故事 [A Collection of Hakka Folktales, Yangmei Township]. Taoyuan: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ffairs, Taoyuan County Government.
- Lai, Wei-kai (賴維凱). 2006. Xuci “a” zi zai Liudui Keyuqu de gongneng ji yongfa 虛詞「啊」字在六堆客語區的功能及用法 [On the functions and usages of the function word “a” in Liudui Hakka area]. *Diliujie Kejia Yanjiu Yanjiusheng Xueshu Lunwen Yantaohui Lunwenji* 第六屆客家研究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 [Proceedings of the 6<sup>th</sup> Graduate Symposium on Hakka Studies], 245-259. Taoyuan: Graduate Institute of Hakka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 Lamarre, Christine (柯理思). 2002. Hanyu fangyan li lianjie quxiang chengfen de xingshi 漢語方言裡連接趨向成分的形式 [Forms connecting directionals in Chinese dialects]. *Zhongguo Yuwen Yanjiu* 中國語文研究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13:26-44.
- Lamarre, Christine (柯理思). 2003. Hanyu kongjian weiyi shijian de yuyan biaoda: jian lun shuqushi de jige wenti 漢語空間位移事件的語言表達：兼論述趨式的幾個問題 [The linguistic coding of motion events in Chinese and a glimpse into the issues of directionals]. *Contemporary Research in Modern Chinese* 5:1-18.
- Lamarre, Christine (柯理思). 2006. Lun shiji shiji Kejiahua wenxian *Qimeng Qianxue* zhong suo jian de quxiang buyu 論十九世紀客家話文獻《啓蒙淺學》中所見的趨向補語 [Directionals in a 19<sup>th</sup> century Hakka textbook].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7.2:261-295.
- Lamarre, Christine (柯理思). 2009. Lun beifang fangyan zhong weiyi zhongdian biaoji de yufahua he juweiyi de zuoyong 論北方方言中位移終點標記的語法化和句位義的作用 [O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goal markers in northern Chinese dialects and the functions of the construction meaning]. *Yufahua yu Yufa Yanjiu* 語法化與語法研究 [Studies in Grammaticalization and Grammar] 4:145-187.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Lamarre, Christine (柯理思), and Shuxue Liu (劉淑學). 2001. Hebei Jizhou fangyan li “na bu liao zou” yilei geshi 河北冀州方言裡“拿不了走”一類格式 [Potential constructions involving directionals in the Jizhou dialect].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01.5:428-438.
- Li, De-fu (李得福). 2009. *Qian You Jiao: Kejia Xiangtu Wenxue* 錢有角：客家鄉土文學 [*The Money Has Horns: Hakka Nativist Literature*]. Pingtung: De-fu Li.
- Li, Ming (李明). 2004. Quxiang dongci “lai/qu” de yongfa ji qi yufahua 趨向動詞「來/去」的用法及其語法化 [On deictic verbs *lai/qu* (來/去): their usage and grammaticalization].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29: 291-313.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Li, Shih-Min (李詩敏), and Huei-ling Lai (賴惠玲). 2011. Taiwan Keyu biao wanchengmao yu chixumao “zhe” zhi tantao: cihui yuyi yu goushi hudong de guandian 台灣客語表完成貌與持續貌「著」之探討：詞彙語意與構式互動的觀點 [An analysis of the (im)perfectivity of *do2/den2* (著) in Hakka: interaction of lexical semantics and construction]. *Chinese Studies* 29.3:191-228.
- Li, Wenguang (李文光) et al. 1999. *Kejia Kouyu Jingdianju: Li Wengu Zaixian Jianghu* 客家口語經典劇·李文古再現江湖 [*Hakka Radio Drama: The Recurrence of Wengu Li*]. Pingtung: Shengding Co., Ltd.
- Lien, Chinfa (連金發). 1995. Taiwan Minnanyu de wanjie shixiangci shi lun 台灣閩南語的完結時相詞試論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completive phase markers in Taiwan Southern Min]. *Taiwan Minnanyu Lunwenji* 台灣閩南語論文集 [*Papers from the 1994 Conference o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s in Taiwan*, Vol. 1: *Southern Min*], ed. by Feng-fu Tsao & Mei-hui Tsai, 121-140. Taipei: Crane.
- Lien, Chinfa (連金發). 2006. *Li Jing Ji* dongci fenlei he dongxiang, geshi 《荔鏡記》動詞分類和動相、格式 [Verb classification, aktionsart, and constructions in the *Li Jing Ji*].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7.1:27-61.
- Lin, Lifang (林立芳). 1996. Meixian fangyan dongci de ti 梅縣方言動詞的體 [The aspects of verbs in the Meixian dialect]. *Dongci de Ti* 動詞的體 [*Aspects of Verbs*], ed. by Song-Hing Chang, 34-47. Hong Kong: T. T. Ng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iu, Yuehua (劉月華). 1998. *Quxiang Buyu Tongshi* 趨向補語通釋 [*The Gene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Liu, Yuehua (劉月華), Wenyu Pan (潘文娛), and Wei Gu (故韞). 2001. *Shiyong Xiandai Hanyu Yufa* 實用現代漢語語法 [*The Practical Grammar of Modern Chinese*] (revised editio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Okochi, Yasunori (大河內康憲). 1997. “Zou le jin lai” ni tsuite “走了進來”について [On “Zou le jin lai”]. *Chūgokugo no Shosō* 中國語の諸相 [*Chinese Language in*

- All Respects*], 161-174. Tokyo: Hakuteisha.
- Rao, Changrong (饒長溶). 2001. Guanyu Kejia fangyan timao zhuci “a” 關於客家方言體貌助詞“啊” [On the aspect particle “a” in Hakka dialects]. *Shaoguan Xueyuan Xuebao* 韶關學院學報 [*Journal of Shaoguan University*] 2001.11:1-4.
- Shen, Jiakuan (沈家煊). 1995. “Youjie” yu “wujie” “有界” 與 “無界” [“Bounded” and “unbounded”].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95.5:367-380.
- Talmy, Leonard. 2000.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 2: Typology and Process in Concept Structuring*. Cambridge: MIT Press.
- Vendler, Zeno. 1957. Verbs and times. *Philosophical Review* 66.2:143-160.
- Vendler, Zeno. 1967. *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u, Fuxiang (吳福祥). 2010. Hanyu fangyan li yu quxiang dongci xiangguan de jizhong yufahua moshi 漢語方言裡與趨向動詞相關的幾種語法化模式 [Grammaticalization patterns related to the directional verbs in Chinese dialects]. *Fangyan* 方言 [*Dialect*] 2010.2:97-113.
- Xu, Dan (徐丹). 2005. Quxiang dongci “lai/qu” yu yufahua: jian tan “qu” de ciyi zhuanbian ji qi jizhi 趨向動詞“來/去”與語法化：兼談“去”的詞義轉變及其機制 [Directional verbs “lai/qu” and grammaticalization: also on the semantic transformation of “qu” and its mechanism]. *Yufahua yu Yufa Yanjiu* 語法化與語法研究 [*Studies in Grammaticalization and Grammar*] 2:340-358.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Yan, Xiuhong (嚴修鴻). 2001. Pingyuan Kejiahua de jiegou zhuci 平遠客家話的結構助詞 [The structural particles in the Pingyuan Hakka dialect].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01.2:37-47.
- Yu, Hsiu-Min (余秀敏). 2010. Keyu “a” shimao zhijian de guanxi tantao 客語“啊”時貌之間的關係探討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s of aspects “a” in Hakka]. *Dibajie Taiwan Yuyan ji qi Jiaoxue Guoji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第八屆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Proceedings of the 8<sup>th</sup>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aiwanese Languages and Teaching*], Vol. 1, 216-227. Miaoli: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 Zhan, Yiyun (詹益雲). (ed.) 2006. *Hailu Keyu Duanpian Gushi Xuanji* 海陸客語短篇故事選集 [*An Anthology of Hailu Hakka Short Stories*]. Hsinchu: The Hailu Hakka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Hsinchu County.
- Zhuang, Chusheng (莊初昇). 2007. Yibaiduonian qian Xinjie Kejia fangyan de ti biaoji “kai” he “li” 一百多年前新界客家方言的體標記“開”和“里” [The aspect markers “kai” and “li” in the early Hakka dialect of the New Territories]. *Jinan Xuebao* 暨南學報 [*Journal of Jin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07.3:148-152, 158.

江敏華

[Received 12 January 2012; revised 13 July 2012; accepted 22 February 2013]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130, Sec. 2, Academia Road  
Nankang, Taipei 115, Taiwan  
mhchiang@sinica.edu.tw

## **Aspect-related Components in the Verb-Directional Constructions of Taiwan Hakka**

Min-hua Chiang

*Academia Sinica*

This article describes and analyzes the V(erb)-D(irectional) constructions of Sixian, Hailu, and Dongshi Hakka as spoken in Taiwan, and reveals that there are several aspect-related markers which can occur between V and D in the named construction, including 1) the continuative aspect markers “緊” (kin3) in Dongshi and “等” (ten3) in Sixian and Hailu; 2) the phase marker “倒” (to3), which denotes the achievement or completion of the motion; 3) “忒” (thet7)/□(phet7), which bears the gramma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the phase marker and the aspect marker, and 4) the immediate anterior aspect marker “啊” (a5), which develops from the tentative or short-term meanings. By discussing the aspect-related components inserted between the verbs and the directionals in Taiwan Hakka,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grammatical relations of the verbs and the directionals, the grammatical and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serted components, and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athways of some relevant constructions.

Key words: Taiwan Hakka, V(erb)-D(irectional) constructions, aspect markers, phase markers, continuative aspect, immediate anterior